



巢黃

郭 灿 东 著

黄 巢

上

郭 灿 东 著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安可君

封面设计：吴 祯

黄 巢

郭灿东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25 插页7 字数307,000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800

书号：10096·351 定价：2.3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震撼全国的唐末黄巢大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

冤句贡士黄巢满怀有朝一日厕身朝班、为民作主的美好愿望又一次赴京应试。沿途及京都所见所闻，使他对统治阶级昏庸腐败、巧取豪夺的反动本质及广大劳动人民凋敝不堪的深重苦难有了深刻了解和认识，他终于由幻想“补天”到怒而“冲天”，联合盐掌内外诸路豪杰起而响应王仙芝，树起了推翻李唐统治的义旗。本部小说既有对黄巢这一思想转变的动人描写，又有对统治阶级内部种种矛盾及藩镇反叛、南诏起兵等情景的真实刻画，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正反面人物形象。作品规模宏大，场景广阔，加之采用早期白话文，读后给人以鲜明的历史真实感。

第一章

一棒碎锣鸣，两朵纸花摇，吊桥什字街头蓦地发起一声喊，正南街衢里原来挤得亚肩迭背的人群，突然如潮水般往两边分去，只见七八十个刀棒刽子推拥着两名犯人，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一路吆喝而来。街心里早已打扫了法场，百十个平卢军汉只等犯人押到，便刀出鞘，枪比肩，团团围定。两名囚犯上半身被缚扎得直棍一般，无有丝毫松动，两个狱卒各牵着一条索子，直扯到市曹正中，把一名面南背北，一名面北背南，打开手纽，背对背坐了，然后去迎候监斩判官。人们四下围定，定睛去看那犯由牌，只见上写道：

河南道①平卢节②齐州③犯人一名：鲁殷，结伙盗贩私盐，

①唐代将全国行政区划为十五道。河南道约当今山东、河南两省黄河以南（南阳地区除外）和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地区。

②平卢节即平卢节度使管辖地区，也称淄青节或镇。节度使驻青州，统辖青、齐、棣、淄、登、莱等六州，约当今山东省惠民、昌潍、烟台三地区和济南、淄博、青岛三市等地区。

③今之济南。

毁坏盐池堤禁，律斩。

从犯一名：鲁盛，毁坏盐池堤禁，持械拒捕，律拟梟首示众。

两名犯人衣衫褴褛，刑痕累累，面色黧黑，都在三十上下^年年纪，一面大口吃着长休酒肉，一面怒目瞪着吊桥什字南头高头大马上姗姗而来的州判。

秋日正午的日头，还十分酷热。一群群黑鸦鸦的苍蝇麇集在齐天酒楼上，还在守候那些成堆的踩在人们脚下的瓜果烂皮。上半日还呼吆喝六酒客济济的齐天酒楼，此时早已下帘上板，阒无人声。酒楼里靠窗立着一位身穿棠苧襦衫的大汉，同字脸，卧蚕眉，直鼻方口，颌下无须，一头蒜瓣也似卷发，两头见肉，亚如一斗乌珠，生就几分佛像；只见他猫腰打帘隙里张望片刻。眼内紫绦一闪，回首喟叹道：

“不假，果然是仙芝帮里的人，只可惜这兄弟俩怎的落了水！”说着，一挥手向楼门口走去。

旁边一位唇红齿白、面目清秀、眉宇间透出一团机灵的后生急忙上前一步劝阻道：

“二哥，平卢节察子多，莫出去吧。”

大汉冷冷一笑，摇摇头，从腰间扇套里抽出一把折扇来，从容步下楼去。酒东听得楼梯响，从柜房里迎出来。大汉向楼下迎门一桌酒客使一眼色，八九个穿短褐衣的壮汉便出门向天井里去了。接着，门外踱进一位戴黑幞头，着玄色大氅，铁塔也似的大汉来。酒东趋前一步，向着楼上下来的大汉低语道：

“这两个是前三天才落的水。前天是国家忌日，不能决囚，昨天七月十五，中元之节，照例律禁；今天就处决，风紧得很啊！”

大汉面显愠色，沉声道：“这无非是宋威春秋已高，老之将至，想凭盐利作老房！”随又恨道：“这个老贼，自打他从神策军将升任淄青节度使以来，见与他同晋的河东节度使康成训一贬再贬，他也常自担心，因此一莅此任，便向朝廷献版籍，请官吏，处处异乎世袭藩镇。这两年，除了岁定贡赋，他又闹什么‘税外方圆’、‘用度羨余’^①这些名目，直向朝廷邀宠。他出任这个肥镇，还不知许下四贵多少钱，不恁地卡着百姓脖子盘剥，怎能长住这个戟门^②！”

刚踱进门来的黑大汉勃然大怒道：“这老贼也搜刮得百姓够了！”屋梁上的灰尘猛然震落了一些，飘洒在大汉的衣袖上。

“四哥……”跟下楼来的后生急忙上前一把捂住他的嘴。

大汉随手一扇搨去衣袖上的灰尘，嗔责道：“四弟又忘了戒？”

酒东侧耳听听院外的动静，笑道：“思揆还是这个性子。”

黄揆一撩大氅，顿下足，正要扭头出去。

“四弟，”大汉叫住他，合上折扇：“你现在就启程，连夜去提货……”

“思巢，”酒东吃惊道：“这趟买卖还真个要去做？我看凶多吉少，不去也罢。你不见守法场的全换了平卢军^③。咱们的谍子说，从涨海潮起，淄青六州三十县，各衙门察子如群蜂振翼，往来缉私。他们跟踪盐客，迹其居处，不仅捕拿，而且所居保、

①在正税之外，以种种借口巧立名目加敛税钱，美其名曰“税外方圆”；外官向朝廷争进贡物，以求恩泽，说这是盈余的赋税，故名其曰“用度羨余”。

②唐大臣门施荣戟，以多少区别宠贵，节度使普遍享受这种尊荣，故将使院称戟门。

③平卢军是平卢节镇的正规部队。以正规军队协助地方维护治安，意味着案情重大，深为节镇长官所重视。

社也一律按罪，较之巡院还厉害。前不久，听一位过路酒客说：青州①附近有个乡民进城去买盐，是地地道道的官盐，出州城时被守门官指为私盐，杀之邀赏。民妻含冤告官，官说无凭无据，怎能证为官盐？民妻道，即使是私盐，鬻一斗也不过处以杖刑，何况一升。遂愤而上控帅府；宋威却大笔一挥，批复道：

‘乱世之下，必用重典，民不畏法，可以变法从事。’民妻投告无门，自缢而死。宋威老奸，何尝不知‘生事邀功，窃取官赏，是为盗恩’。故此者，俾绝私盐之路也。目下关、津要道，添兵盘守，盐商、亭户②，都有监视，确实风紧得很啊！”

黄揆鬓边青筋暴起，手握刀柄，怒道：“怕甚鸟！依了王法打杀，依了佛法饿杀。成天防这个，抓那个，他等就是一伙大贼，哪个不是从盐利上吃肥？俺就在他衙门前卖私盐，看他能把爷爷怎的！”

大汉瞪他一眼，轻喝一声：“放肆！”随即向酒东陪笑道③：“子翁叔多多包涵，拙弟生来就是这个性子，说话全不知些高低。”见曹子杰毫不介意地掀髯一笑，便回头向黄揆命道：“你只管提货监货，二十六日夜戌时，我在章丘④白沙渡接你。”

“走水道——”后生点着手心一口猜出来。

大汉微微颌首。

“敢是济水么？”曹子杰暗吃一惊，旋即又自己摇头

①今山东省益都县。

②产盐区制盐户称亭户，亭户制出的盐只许卖与官府，价钱很低；亭户为图薄利，往往冒着坐牢的危险，将盐卖与私盐贩子。

③因曹子杰是长辈，黄揆在长辈前骂人时称爷爷，有碍礼貌，故呵斥黄揆，向曹子杰陪笑。

④今山东省章丘县。

否定。

大汉点头一笑。

“呀，二郎！”曹子杰一把抓住大汉的手发急道：“这条水路好生了得！乃是官漕，河道又窄，一路上水，顶头就是齐州，沿途都有津关，守得铁桶也似，万万走不得！还是等秋过潮落了，松动松动再下手吧，好歹吃不着肉有骨头啃。”

大汉摇摇头，踱两步，一扬手打开扇子，盯着扇面，喟然道：“庖有肥肉，野有饿莩，那，又不知有多少家弟兄家口将亡于饥寒。连年春旱秋涝，目下官府又要征收秋税，等一索子捆进衙门，甚么都迟了。再说这河南一道，除了兖海就是淄青产盐，若不趁时节弄些回去，百姓只好淡食，怎能打熬得住？说不得，就是龙潭虎穴也须去闯它一遭！”看看曹子杰眉锁色忧，大汉淡淡一笑，目中紫绫一闪，安慰道：“子翁叔但请放心，我有一计，管教这趟买卖成功。”

曹子杰不觉眉头一展，心头一松。自从黄公台去世后，这个盐帮全靠公台二子黄巢一人操持，马上马下，帮里勇者尽有，可这行买卖光靠强勇不行，说不定什么时候，碰一身鸡蛋黄子，就全完了；但自黄巢操持后，买卖大有起色，门面越来越大，四方豪杰望风来投。这几年，他冷眼旁观，眼见得这黄巢非同小可！不用说弓马娴熟，博通书籍，文的能来，武的能去，但就一点不凡——但凡犯下弥天大罪的死囚犯，只要来投奔他，他就敢藏纳；而官府衙门，地方豪绅却敬而远之，侧目相看，不敢丝毫惹他。从咸通七年选了贡士^①，虽应过两次试都没中式^②，近两年来学业大成，在邻近诸州颇有文名，几个耆儒看了他的诗赋文章，都说

^①由地方考试合格贡上朝廷，叫贡士。

^②贡士参加中央礼部的考试，考中就叫中式。

来年大比，必登高第。冤句县令也来就他，又请赋诗，又请题扇。如果宗旦①爷父在世，也会说：此是吾家千里驹也！

“二哥又要施锦囊妙计了！”后生拍手叫道。

曹子杰欣然近前一步，黄巢低声道：

“前些日子，咱们派往青州探事的谍子从支度使②衙门里获知：户部度支③又在发愁，连年与南诏④战事不息，诸镇兵一受调出境，军费就全仰给度支。本来国家贡赋大半依赖两淮，今岁天时不利，旱涝成灾，江浙一带又遭地震，朝廷左藏空虚，供军院军资告竭，再加今岁霖雨，河东池盐大坏，因此翰林承旨卢携差人知会宋威，叫他立功。我猜宋威老奸，巴不得有此机会。目下夏税早已收讫，有的是本钱，再者卢携现居凤阁，前程无量，他怎能违他的意？所以我自得谍报后，即派谍子在淄青帅府内外四下里打探，得悉宋威已令登⑤、莱⑥二州将今秋产盐全部上贡，头批货业已发过，二批货定于本月十九日打登州下海，走济水⑦，估计二十一日可从小海湾入清河，从清河入济水，这正好是蛇头上的苍蝇——自来的衣食。我已遣思邈带数十个精壮弟兄去封口子，在小海湾劫了这批官盐，到济水章丘白沙渡将咱们的盐船再拖到尾巴上，一举两得，只这一次，就够掌内弟兄一两年受用。”

①黄巢之父叫黄宗旦。

②支度使是一道或一镇掌管财经的官员。

③度支是中央掌管财政的最高官员，隶属于户部。

④南诏是当时居住在云南的一个较强大的少数民族。

⑤今山东蓬莱县。

⑥今山东掖县。

⑦济水是唐时山东省的主要水运通道。上游与通济渠（运河）相汇于开封，下游入渤海莱州湾；整条河由白沟、济水、清河组成。

“妙！”后生直跳起来。

曹子杰惊喜间半，随又略一思忖，问道：“敢是在鱼山浦卸货么？那里官府手眼可多。”

黄巢微微一笑，摇头道：“蠢煞也不在那里卸货！咱们直奔鄂州，下大野泽。我早已安排了人在那里接应，就湖内卸下货来窝在芦苇荡里去，慢慢出脱。”

曹子杰点点头，随即关照道：“思巢，且莫大意，这一路关津森严，路途遥远，鄂州就是巡院①……”

“老叔放心，劫了船就有月鱼②，任凭他验，下了船我有青龙符③，料不妨事。”

“来去小心，这个买卖好大，担着血海也似干系，且莫石灰布袋——到处留迹……”

“不消吩咐，‘夫鸟挽颈而啄，仰而四顾’，来踪去迹，我自有安排。”

“二哥妙算，使人行动起来如操胜券。”后生笑嘻嘻道。

“哼，说定了二十六日夜晚戌时，俺可不耐烦老等。”黄揆一脚踏在门口，扭回头道。

黄巢朝他一挥扇子：“四弟走吧，这个只管放心。”随又唤住他正色道：“出门时大哥给你立的戒可曾记得？”

“记得。”

“如违了令，掌法④难容！”

“知道。”

①唐时在盐、茶、铁产区都设有巡院，专务缉私。

②贡船及邮驿通过关卡时都需有当月的鱼符合验，因称月鱼。

③淄青充郛按星历地象为玄枵分，故发青龙符。

④贩私盐的组织叫盐掌，掌内所立规矩便称掌法。

见他跨出门去，又松开紧绷着的脸叮咛道：“四弟且莫使酒贪杯。”

“不消说得。”

天井里几个短打扮的酒客相继跟入后边马棚里去。

黄巢略整衣巾，向后生道：“万通，时候尚早，外面望望去。”

什字街头，万语汹汹，河埠上摆满筐担车辆，大半都堆着些卖剩的货物。几十个花子，鹑衣百结，骨瘦如柴，在河埠下捡倾弃的烂果吃。吊桥下湾着一溜船，见黄巢打齐天酒楼侧门内出来，一艘乌篷船里便钻出几个客人来，不远不近，跟在后边。日头照着州桥下官道旁齐州二十四幢进士碑前的石旗杆，把影子已投偏到东边一点，黄巢约摸决人时刻快到，侧耳听时，法场上众人声里透出一片骂声，便疾步挤到人伙里去看，见那两名死囚犯正直着脖子叫骂，一声一个“狗官”，骂得正痛快。判官坐在案前，如聋似哑，就象城隍庙里的泥胎，纹丝不动。远远的一个妇人在扯起嗓子，和着几个孩子哭叫，好不凄惨！黄巢正要定睛去看，就听前边一个后生怒声骂道：

“这厮们专欺穷百姓！放走偷牛的，逮个拔橛的。镇戍、场铺、堰埭，哪个不在盐上关通致富？私盐、私盐，没有贩私盐的，百姓嘴里只好淡出鸟来？淄青近海一半都是亭户，大小盐院^①几十个，可百姓哪家不是三五天才吃顿咸的？官盐五斗米换不了一升，盐商的盐更似白银子般贵，穷百姓谁家吃得起？”

旁边几个后生齐叫一声：“说得好！”

黄巢心里也不禁暗暗喝彩。

万通捏一下黄巢的袖子低声道：“此兄真个有股快劲！”

^①凡产盐的地方都设有盐院，亭户制出的盐，都交售盐院。

黄巢点点头，仔细打量那后生，见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短裤褂，二十上下年纪，短壮身材，一脸精明之态；头上一顶遮阳笠直盖到脑后，手内执一根扁担，扁担头上缠着一嘟噜索子。旁边几个后生也是同样打扮，象是一路挑脚的。这时人伙里又发起一声喊：一个报打正南边滚来——“午时三刻到！”

监斩判官猛喝一声：“斩讫报来！”就见两边刽子手去开枷，行刑刽子顺胳膊倒手执定法刀。枷开处，三条索子扯过，刹那间刀光一闪，一位妇人拖着几个孩子惨号一声，直冲入法场来。人们乱成一团，四周百十个平卢军汉再也喝禁不住，前边几个后生呐声喊，从人伙里挤进去，一颗血淋淋的人头立时挽在一根长竹竿上，高挑起来，人头上眼睛瞪得滚圆。黄巢扭头便走，一边向乌篷船里不远不近跟来的几个客人使个眼色，一边向随在身后的万通吩咐道：

“七弟，觑个方便接济那妇人十数缗^①钱；还有那个后生，倒象是条好汉，也去结识结识……”

待黄巢跨入河下乌篷船后，万通止步，一撩缺胯衫，折回头向一旁走去。那几位客人凑上来问道：

“七兄弟，这趟买卖……”

“要做！”

二

一队船只从山湾里缓缓驶出来，燕子砭张开两翼，欲接星汉。在一天繁星下，苍苍山色，滔滔流水，恰似展开一轴烟雾蒙

^①一缗是一千文铜钱。

蒙的水墨画。船行虽是上水，却遇着一帆顺风，百十多个纤夫拼力扯着百丈^①，转眼就过山湾。猛然，纤夫们喝起号子，灯笼火把齐举，把这一片河湾照得如同正月十五闹龙灯。为头船上悬着两只大灯笼，各照出斗大一个“贡”字来，旁边还挂着十数只红纱灯笼，也映出几行官记细字，在风影里摇摆——原来是一队上贡的船。隔河一带村庄，顺风传来一阵稀落的犬吠声；河滨芦苇丛里惊起一群宿鸟，扑楞楞向西南方向飞去。过了燕子砭，就是郛州^②境界了。水手们篙桨齐举，纤夫们都扯紧了索子，拼力行船。远远的，早已望见郛州城。夜色里，城下那片灯火通明处越发看得真切，甚至河埠上那几个“天平节驻”的石刊大字也依稀可见。这便是郛州埠，乃济河入汴间第一所津关之处，自前朝隋炀帝发河南、淮北百余万之众开通济渠以来，这里就成了东西水路通衢之地，有名称做五丈渠。二百多年来，东海漕运，赖此而行，淄青贡赋亦多从这里过。两埠上，巡院、都水监河渠署、烽候、税卡、水旱驿站、天平军城防诸营，鳞次栉比；四方商贾，终岁往来不绝；江淮航船，一年少说也过十二三趟；地方土产，沿海海鲜，为避关卡之税，多从这里脱手。埠上人烟辐辏，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有草市，因之此处虽在郛州城外，却比城内还热闹，是天平节^③赖以生利，邻近诸镇垂涎三尺的一处金盆宝地。

这队船只又往前行了一箭之地，河面便越来越宽，水势渐渐平缓，船便行得快了。不到一顿饭功夫，就到了关前。这关上第一道口子，便是巡院勘卡。卡子上驻着一员上七品^④巡官，守着

①拽船用的纤索。

②今山东省东平县，当时是天平节度使驻地。

③天平节度使统辖郛、曹二州，约当今山东省菏泽地区。

④唐时同品官还有上、中、下、从之分。

百十个巡卒，专门勘查济河上往来船只有无携运私盐及茶铁之事。过了这道关，再行五六十里就是大野泽。泽内一片大水，浩浩荡荡，方圆有数十里之阔，这便是后来的东平湖、梁山泊。

这队船只刚刚收得住脚，津关上的钟就咣咣地响起来。守值的军卒松开绞盘，放下闸栅。船行近了，关上正敲二更，河埠上一员巡吏睡眼惺忪地执着一盏羊角风灯，大猫着腰往河里张望，一边连连打着喷嚏，用手指沾着唾沫去擦眼角上干巴在一块的眼屎。船靠了岸，搭上跳板，一个巡卒走下船来向船头上立的一位五络长须，身穿无纹绫细葛布襦衫的官员陪个小心问道：

“敢问爷从哪里来？甚么货头？有无印信？”

这位官员却不答他，扬起一只手，大着嗓子向堤岸上巡吏招呼道：

“那是王老爷么？一向久违，贵体可好？”不待回答，从腰间解下公文袋来掏出月鱼，漫不经心地递与巡卒，依旧眼望着岸上高声说道：“弟从淄青宋帅戟门里来，是奉命去三门西仓^①上纳盐贡的，路上有几只船坏了，耽搁了时日，怕违了八座^②的限期，所以要连夜赶路。这里有月鱼凭验，打扰王老爷贵眠了，回头定当登门拜谢。”

“啊，不敢当，不敢当，是哪位爷？说不上打搅。”巡吏走前几步，提起灯笼来照看，满口打着哈哈问。

吏员低下头来抱抱拳：“惭愧！惭愧！弟是登州衙门的司仓吏，今受帅府差遣，往年也曾打搅过王老爷的……”

①三门即今之三门峡，东、南沿水路来的贡物，为避黄河三门之险，都在此处卸货，然后再辗转运往长安。因此在这里设有大型仓库。西仓在三门之西，是个盐仓。

②唐代尚书一级的官员，就有坐八抬大轿的资格，节度使也有这种资格，故称八座。

才说间，河道里几只巡船早抄过来，紧傍这队船只停下，跳上来几个横眉瞪眼的巡卒，排头检看。

马船^①上一位三十开外管家模样打扮的人，向巡船上为头的一名校尉拱拱手道：“请尊驾过来，借一步说话。”

校尉吃惯了这碗饭，是个明白人，即刻跳过船来，随管家去到舱后；就见那管家从怀内掏出一帕子物事来递与他道：

“这几缗钱送与弟兄们买碗酒吃。不瞒尊驾说，这船后多拖了只尾巴，是我家帅府内公子、小姐们的一点私货，使我回来时换些土产带回，特请尊驾关照。”

校尉听得说，接过帕子来掂一掂，感到颇有份量，遂开颜笑道：“好说，好说，既是宋帅衙门的差事，只管吩咐就行，小可怎能领赏。”一边说着一边将帕子鹰抓兔似地攥得紧紧地推送过去。

管家一笑将他的手挡回去道：“些少物事，不成敬意，若买卖顺手，待回头来还有犒劳。”

校尉连说不敢当，满脸堆笑，一拱手转过身去，向那几个搜检的巡卒打个手势，跳回船上，高声喝命巡卒让道，一边又向河埠上巡吏报道：

“确系平卢贡船无误，一行十五船，盐船十只，官舱一只，两只杂什船，两只食宿船，数目相符，无有携私，验讫。”

申报间，那些纤夫们乱嘈嘈都拥到津关上去讨水喝，河埠上那些值宿巡卒们哪里喝禁得住。巡吏跨下河堤，高挑灯笼，正要看个仔细，见这阵势，心中先自慌了，接过巡卒递来的鱼符勘验了，见切实无误，又见官船后边隐隐约约皆是马船，几十个穿着

^①专供官府派用的驛船叫马船，有一定的记认。

平卢号衣的军汉分守在各船上，便不暇细究，向关上巡卒喝令“起闸”。

闸栅刚起，就见船上跳出一位军校模样的大汉来，恶狠狠地一头骂着，一头奔上关去，扬起鞭子赶那些纤夫下去。那些纤夫便哄一声，奔下关去扯起纤。水手们拉开跳板，扯起帆，一个个举起篙来，喝一声号子，一篙将船点离了岸，鱼贯出关而去。为头船上那位司仓吏向河埠上一拱手，致谢道：

“王老爷暂别，快进去吧，河上风紧，看吹着了不是玩的。”

巡吏举起灯笼来晃了两晃，接连又打了几个喷嚏，涕泪交流。他擦把鼻涕，揉揉眼睛，心中恍恍惚惚，想道：“哪里曾见过这个人来？”到头来他也没看清那个人是谁……

这队船只因是贡船，只要过了巡院的卡子，其余津关、税卡便不再来纠缠，只消走走过场，看一眼鱼符就放行，是以再无阻挡，直驶过郢州城去。

上水船慢，又拼力行了两个多更次，方才到了大野泽。这一带芦苇丛生，都是丈多高的苇子，泊中自芦苇里分出许多港汊来，大路也似，四通八达。时当白露，正逢芦苇扬花时节，水波一荡，早已纷纷扬扬飘起一天白絮来。那一百多个纤夫叫声“烦恼”，便都盘起百丈上了船，拿起篙桨，将船折过头去，向西南方向一个港汊里驶去。转了几个弯，船停下来，一名纤夫自船上打声唢哨，就见四面港汊里如飞也似划出几十只小鱼船来，那个司仓吏一把扯下假胡须，向着为头一只小船上提着陌刀的大汉笑道：

“六弟等急了吧！”——原来正是黄巢。

那个提着陌刀的大汉一手拿篙在水里轻轻一点，一跃身纵上大船，丢下陌刀，两手抓住黄巢的手道：